

中美合作符合兩國利益 香港應做好內聯外通角色



議事論事
姚志勝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新一任總統，外界普遍關心中美關係走向。特首李家超表示，美國新總統上場是好開始，相信中美關係可以進一步取得成功，特區政府亦將繼續推動與美國的聯繫，同時為最壞情況做好準備。李家超特首的說法反映其對於中美關係走向以及香港定位有準確的認識。

中美關係走向牽動全球局勢，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特朗普通話時強調，中美兩個偉大的國家都在追逐各自的夢想，都致力於讓人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中美兩國間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廣闊合作空間，可以成為夥伴和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榮，造福兩國，惠及世界。這個大格局、大氣魄的論斷，應該作為中美合作關係的總基調。

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關係穩定前行，符合中國利益，也符合美國利益。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需要中美攜手合作。面對特朗普2.0帶來的衝擊和不確定性，香港更需要識變應變求

變，變中求勝，做好內聯外通角色，擔當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橋樑，不斷加強深化與西方等不同市場的經貿關係，為國家聯通海外外商界，為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更大貢獻。

特朗普在就職之後隨即簽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涉及新冠疫情應對措施、性別政策調整、美軍跨性別服役規定、邊境管理政策、新能源汽車推廣、氣候變化應對策略、海上鑽井等政策，並且赦免「國會山莊騷亂案」被告，更宣告美國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要求採取加強人員和資源部署、增加實體屏障等措施，停止所有非法移民入境。在外交上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並表明美國將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各項政策頻出，令人眼花繚亂。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重大關切

儘管一系列政策激進，但外界亦留意到，特朗普對於中美關係有「吹和風」之勢，包括在上任前約請習近平主席通話，表示很珍視同習主席的偉大關係，希望繼續保持對話溝通，期待盡快同習主席見面。並且將TikTok「不賣就禁」的禁令押後，

以至在當選後並沒有立即拿中國關稅說事，反而表示考慮從2月起針對加拿大及墨西哥產品加徵25%關稅等。中國亦應美方邀請，由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國家副主席韓正出席特朗普總統就職典禮，充分彰顯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大國擔當。

固然，對於特朗普的行事，仍然要聽其言觀其行，始終特朗普主張「美國優先」，一切唯利益是從，利用籌碼獲取最大利益是商人本性，但同時也要看到，特朗普以至美國的政界，一方面雖然擔心中國的競爭和挑戰，但另一方面亦明白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中美是當前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兩個大國，正如習主席同特朗普通話時指出，「中美兩個偉大的國家都在追逐各自的夢想」，「關鍵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多辦一些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實事、好事」，這不但符合中美關係，更符合全世界利益。

中美國情不同，制度各異，出現分歧很正常，關鍵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以務實、協商的態度解決分歧。太平洋之大，完全可以容納中美兩國各自發展壯大。

習主席在通話中充分展現大國領袖的天下情懷和博大胸懷，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闡釋中美關係。對特朗普而言，保持合作的中美關係對其施政以及美國利益百利而無一害。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經濟、國際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發揮日益顯著的影響力，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全球貢獻者」，並且積極推動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改革。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以至經濟發展等方面，都不能缺少中國的合作，特朗普當選後曾表明：「中國和美國可以一起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反映特朗普清晰明白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特朗普應該明白，對中國任何的恫嚇和打壓都不會有任何作用，美國這幾年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以至「極限施壓」，最終不但得不到任何成果，反而倒迫中國不斷壯大發展，不斷突破「卡脖子」問題，美國的打壓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相反美國民眾卻要承受高物價通脹之苦。特朗普能夠勝出大選，某程度正是因為拜登任內經濟民生弄得一團糟所致。「股鑿不遠」，特朗普不應重蹈覆轍，明白中美合作具有共同的利益，雙方互利共贏是惠及

全球的根本保障，也是最優選項，精明的特朗普應懂得抉擇。

強化國際化平台增強發展動能

但也必須看到，特朗普2.0必將全球政經局勢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香港更要積極應變，特別是發揮自身內聯外通的重要作用。「內聯外通」是習近平主席澳門重要講話對港澳發展的重大啟示，鄭雁雄主任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2025年新春招待會致辭時亦指出，「內聯的本錢是外通，融入的優勢是外向，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只能強化不能削弱。」這再次表明香港的優勢就是內聯外通、高水平對外開放、國際化平台，這是香港發展的根基。

面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香港更要識變應變求變，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功能和角色，不斷強化國際化平台，發揮好內聯外通獨特優勢，為香港增強發展動能，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更大的貢獻。這正是香港對於國家最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央對香港的戰略定位。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便利內地科企來港上市 為資本市場注入新動能



新民政道
盧曉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正就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展開諮詢工作，社會各界別都為解決香港財赤問題出謀劃策，相信特區政府會制訂有效的政策方案。

有長遠提升香港競爭力的產業政策，才能令香港經濟最終保持市場多元化，同時實現社會收入結構的穩定。但短期內，香港經濟的支柱仍然以地產和金融市場為主。賣地收入是特區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股票市場的蓬勃也對香港金融業、專業服務業及高收入就業市場至關重要。

香港資本市場具戰略價值

首次公開招股（IPO）市場作為企業對特定金融市場信心的晴雨表，也可以看到疫情後的變化趨勢。2020年，通過香港交易所IPO上市的144家公司共募資3943億元，2022年IPO數量和集資額雙雙下滑，全年上市企業數量較2021年減少，集資額也大幅下降。2023年全年僅15宗新股上市，IPO集資額僅463億港元，創下12年新低。到去年錄得59宗新股上市，IPO集資額回升至830億港元，較前一年上升接近一倍，集資額重回世界第四。

事實上，只從金融市場的指標以及金融從業者的角度來看，指數的升跌和個別個股的分析，不能反映香港金融市場在國家產業跨越式發展過程中發揮的巨大戰略價值和核心作用。

香港金融市場的繁榮，是與國家

經濟高速發展，企業快速現代化的相互作用，是香港發揮巨大作用的同時，所獲得的巨大回報，亦即搭乘國家發展的「快車」、「便車」，為不同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紅利提供了巨大機遇的最佳實踐！

事實上，隨着去年香港IPO市場出現良好復甦，加上自去年9月以來中央出台更多刺激措施，港交所預計香港將可迎接更多IPO，目前正在籌備的IPO已有100宗。自2000年開始連續10年，每年都有一個國企的巨型IPO在港掛牌。2016年中國工商銀行219億美元的IPO募資驚動全球。2010年IPO募資4443億港元。這背後是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央堅定不移推動大型國企在境外資本市場上市並首選香港的結果，其核心目的是通過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接受資本市場各項現代化治理標準和監管制度，引入專業服務機構，倒逼國企快速轉型，革新內部治理體系，實現大型國企的市場化改革。

與此同時，充分運用香港資本市場的集資能力，加快行業的併購，優勝劣汰，形成產業縱深及布局。試想像，如果沒有香港IPO奠定的雄厚資本，今天中國「建築狂魔」的核心技術突破和全球競爭力快速迭代發展或難以在短短二十年實現。後續的內房股以及平台互聯網企業加速在港上市，也是充分吸收了國企的成功經驗。而香港的現代化企業治理的各項監管指標及工具，也套用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管治之內。可以說，香港對於國家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得益者也是貢獻者。

在國家經濟動能轉換時期，傳統產業市場趨向飽和，香港資本市場以

乎一下子失去了落腳點。然而，這恰恰是資本市場提升轉換的變革機遇。

筆者在內地考察及交流過程中，發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以及四川省等省市經過近10年的培育和產業轉型提升，誕生出一批科技創新企業，製造的產品或者提供的服務初步建立了穩定的市場，收入規模在3至15億元人民幣，利潤達2000萬至3億元人民幣不等。這些企業覆蓋新材料、新能源、智能製造、人工智能及機器人科技、半導體等領域，銷售市場內地與海外市場同步開發。這些企業有迫切的發展需求，亟需資本市場支持其通過戰略併購，實現產業鏈延伸以及產品線的拓展做強企業，同時推動行業的規模效應和產業集中度。這個情況與2000年第一個十年，內地零售、消費、製造業、地產、基礎建設等產業的快速整合的趨勢類似。

落戶香港成立雙總部

筆者建議，香港金管局可與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合作，對符合《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的內地創科企業，以「一企一策」的方式，主動對接內地監管部門，打通資訊壁壘，控制交易風險，積極爭取相關企業來港上市，落戶香港成立雙總部。這些企業可把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市場，把產業鏈的各部分靈活部署在內地及香港，發揮兩地優勢。透過香港提供的金融等專業服務，科學技術引進轉化，跨領域跨國界人才聚集等助力疊加，打通兩個市場，逐步形成生態圈。

新民黨東區區議員

拓展在岸人民幣業務壯大總部經濟

讀者來稿

沈可為

總部經濟是香港經濟的一個新亮點。這是一個有遠大眼光的目標。要達成這個目標，要有多種因素配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備有完善法律制度、人員資金自由進出、商業運作規則與國際規則接軌等優勢，且不徵收股息、利息及資本增值稅。加上，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是中國面向世界的重要門戶，佔踞國企總部進駐之利。然而，據研究顯示，截至2023年底，香港擁有企業總部1336家，只及新加坡的三成，內地龍頭企業在港設立總部的還不多。因此，香港在這方面尚待努力。

目前，上海和香港的人民幣業務分別扮演「在岸」和「離岸」的角色，取長補短，相互協同發展。在岸人民幣（CNY）指僅在內地境內交易的人民幣，離岸人民幣（CNH）指在內地以外（含港澳）交易的人民幣。離岸金融業務是交易雙方均為非內地居民／企業，而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可以供持有人民幣的境外企業在這個市場融通資金、進行交易。

延伸連接離岸在岸方式

香港是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香港有一流的貨幣結算系統，可涵蓋國際上外匯、債券、貿易融資等交易的實時清算。如今，人民幣資金池已超過1萬億元，只佔香港存款總額2.2萬億美元（2024年9月末數字）的一小部分。再者，離岸人民幣在內地使用也像外幣一樣受到外匯管理法規限制。倘若一家內地企業或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因為連接不到在岸人民幣市場而無法發揮總部必備的籌集、調度、投放資金的司庫中心功能，只可以作為內地業務境外前哨站，作用有限。

現時已有渠道汲取香港的離岸人民幣用於內地項目。去年3月，財政部在香港特區面向機構投資者招標發行2024年首期120億元人民幣國債，受到全球投資者踴躍認購，包括超主權機構、商業化銀行和基金等，認購倍數達3.16倍，彰顯國際市場對人民幣資產的信心。發行國債取得的離岸人民幣資金，主要是用於完善及拓展內地的基礎設施。另一項目是點心債。點心債是指在離岸人

民幣市場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值的債券，香港乃主要發行地。去年9月，廣東省政府在香港發行50億元人民幣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是廣東首次透過香港的融資平台發債。廣東省發行的點心債，其中兩年期債券募集資金用於廣州市南沙項目；三年期債券募集資金用於珠三角地區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五年期債券則屬綠色債券。

這種連接離岸人民幣和在岸市場的方式，可以作進一步研究如何從政府延伸到企業。例如香港三大發鈔銀行（中銀香港、滙豐和渣打）可以同其在內地的分支機構一樣，在香港提供人民幣到內地的在岸市場，如將在港汲取的離岸人民幣放借給在香港設點的企業到內地運營及投資，這樣便有利香港吸引內地或跨國企業來港設點。如此一來，它們就可以在內地設立總部，通過香港金融市場聯通離岸人民幣和在岸人民幣，從而將其內地在市場經營所需的財務管理及司庫功能，納入香港總部的架構之中。

可喜的是，香港朝着這一方向邁進。近期已有在岸人民幣和香港市場聯通的實例。去年5月，香港金管局和中國人民銀行啟動香港個人跨境使用電子人民幣的試點，以便香港居民可以通過此計劃購買在內地使用電子人民幣。另一方面，去年7月起，中銀香港和一家個人護理產品連鎖店合作，進一步拓展香港數字人民幣收款服務。這樣一來，內地旅客便可用電子人民幣在港消費，而商戶亦可收取人民幣付款而毋須承擔匯率風險，大家都有好處。

先以灣區內地城市為試點

倘若香港金管局能爭取達成協議，定出計劃有序地將香港的在岸人民幣業務從個人延伸至企業，在港的內地和外資公司便可以從香港的總部管理其在內地市場的人民幣業務和財務，那麼將為香港的總部經濟添磚加瓦，增強香港經濟活力和競爭力。

為審慎起見，可先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作為試點，亦要規定當地的企業從香港所取得的離岸人民幣資金只能在內地使用，以消除監管機構對資金外流的疑慮。此方面的風險宜通過香港和內地合作，設立從資訊透明到資本跟蹤的機制，以利監察。資深銀行家、理大工商管理博士

特朗普會否變動拜登的印太戰略?



知微篇
周八駿

特朗普在競選美國第六十屆總統選舉期間，一再迴避記者關於美國是否會以武力阻止大陸統一台灣的問題，他的回答總是，他不能把底牌輕易透露。但是，2023年11月19日，特朗普在愛荷華州向支持者發表演說時，就拜登政府大力推動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發表意見。當時，他明確表示，如果他贏得2024年大選重返白宮，將會撤銷PEF。特朗普給出的理由是，IPEF將掏空美國製造業並引發失業。

值得注意的是，自那以來，特朗普不再提IPEF，也就無從得知他入主白宮後，將如何對待PEF。

耐人尋味的是，2025年1月14日，特朗普就職前6天，在美國和平研究所

（USIP）舉辦的「傳遞火炬2025：在戰略競爭時代保障美國未來」活動上，特朗普任命的美國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茨（Michael Waltz）和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同台對話，沃爾茨沒有觸及IPEF。

沃爾茨對中國的立場和態度，與沙利文的毫無二致。不同的是，沙利文所服務的拜登政府，把構建以IPEF為代表的「小院高牆」，作為在經濟和科技上打壓遏制圍堵中國的主要方法。沃爾茨則明確表示，美國對中國關鍵礦產的依賴，是特朗普政府所面臨最為緊迫的國家安全挑戰之一。

中國是美國的鎳、鉻等關鍵礦產的主要來源國，一直供應美國54%的鎳、53%的鉻。2024年12月3日，為反擊拜登政府新一輪對華出口芯片禁令，中國史無前例地首次直接回應，宣布加強相關軍民兩用物資對美國出口的管制。

特朗普政府意欲何為？沃爾茨稱，中國生產的關鍵礦產需要美國市場，這一點可以視作美國手中的一個「籌碼」。總統當選人堅信，我們可以避免與中國方面發生衝突，因為他們需要我們的市場，而我們將在力所能及之時，以符合我們國家安全的方式來利用這一優勢。

沃爾茨未說明特朗普政府打算怎麼做，但至少表明，特朗普政府上任後的優先事項和處理方法不同於拜登政府。

然而，印太取代亞太，畢竟是特朗普2017年11月作為時任美國總統，在越峴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的，特朗普不可能忽視印太。

在1月14日的對話中，沃爾茨稱，拜登政府時期的部分對華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續性。譬如，特朗普新一屆政府應當把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AUKUS）和美日印

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印太地區組織，以及與西半球的夥伴關係，納入美國應對中國技術供應鏈戰略。

沃爾茨還稱，拜登政府推動的美日韓、美日菲三邊對話值得被稱讚。這些對話被促成，說明相關國家和政府克服了歷史仇恨，實現了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共同願景」，「因此，我認為所有這些事情將延續到下一屆政府。」

或不廢除也不作推進

就我國而言，特朗普政府將承繼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是在預料之中。實際上，特朗普第一個美國總統任期時，便將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對手之一，很快又稱中國是美國的最主要對手。拜登政府承繼特朗普第一個總統任期所推行的打壓遏制中國的方針，有所新意的，是拜登政府補了特朗普忽視盟國之缺失，在打壓遏制中國的

同時添加了「圍堵」。特朗普重返白宮，總體將承繼拜登政府的對華方略，是否圍堵則有待觀察。

拜登政府在結束任期前，加快加強打壓遏制圍堵中國的部署。其中，尤為惡劣的是，1月13日，公布《負責任地傳播先進人工智能技術的監管框架》，設立3級制人工智能（AI）芯片出口管制新規定。拜登政府此前已採取多種行動，限制中國等對手取得美製先進芯片和技術，但此次專門針對AI芯片，屬首次。

綜上所述，在軍事和政治上，特朗普政府將承繼拜登政府已建立的與印太地區盟友的合作關係；在經濟和科技上，IPEF自2023年下半年以來已踟躕不前，印度甚至已退出IPEF關於貿易支柱的談判，故特朗普政府可能既不廢除也不推進。我們則堅定走自己的路。

資深評論員、博士